

# 白云山上,民乐飘飘

国乐巡游·文旅商融合嘉年华启动

11月30日上午,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东民族乐团、广东省演出有限公司承办的“暖冬雅韵,乐享岭南”——国乐巡游·文旅商融合嘉年华在白云山山顶公园正式启动。即日起至2026年1月上旬,多达54场嘉年华将以白云山为核心主场,辐射佛山、肇庆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弘扬国乐文化的同时,打造文旅融合的消费新场景。

广东民族乐团有70余年的辉煌历史,这一次,由广东民族乐团担纲的54场嘉年华演出,亮点纷呈,创新颇多。

11月30日的《开幕盛典》,以“快闪+开幕音乐会”的形式,用国乐唤醒老广心中的音乐记忆。著名笙演奏家、一级演奏员、广东民族乐团副团长车永强担任讲解,携乐团多位一级演员以及优秀青年演员,以“边走边讲”的形式,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户外国乐盛宴。

广东吹打乐《娱乐升平》《得胜令》拉开了演出的序幕。欢快热闹的旋律、刚劲豪迈的曲调瞬间让现场气氛无比热烈。随后,《雨打芭蕉》《旱天雷》《彩云追月》等广东音乐名曲一一上演,极富南国情趣的乡音古韵,尽显岭南文化深厚底蕴。《百鸟朝凤》原曲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唢呐名曲,本曲以新民

乐形式重新编配,更加富有现代气息。

广东民族乐团一级演奏员、广东吉他研究会会长殷飏带来了吉他独奏《彝族舞曲》《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其中,《彝族舞曲》是著名民族音乐家王惠然创作的琵琶独奏曲,后来殷飏将其改编成吉他独奏曲,成为一首在吉他界中颇有影响的吉他名曲。

以广州白云山为主阵地,这里一共举办近30场嘉年华。其他场次分别在肇庆鼎湖山、七星岩,佛山祖庙和广州南湖乐园举行。

《开幕盛典》之后,将有7个主题进行演出,分别有《秋日音画》,以登高赏秋主题,现场视频与听觉交织成画;《粤韵巅峰》,将重现广东音乐经典;《国潮跨界》,以时尚、动感的国潮音乐,吸引年轻群体;《冬至暖韵》,节令文化配合温情主题;《星光悦动》,以经典歌曲、轻音乐营造暖冬的浪漫氛围;《民俗雅集》,融合岭南民俗与非遗展示;《喜迎新年·云山祈福》,辞旧迎新之际打造的特别场,嘉年华温情收官。

嘉年华分阵地的肇庆、佛山和星纪世界·南湖乐园,则以“国乐风情画卷·山水共鸣”为主题,根据景区的自然风光、人文属性和文化气质,为其“量身匹配”最契合的音乐会类型。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国乐巡游·文旅商融合嘉年华活动现场 主办方供图



大学生电影周优秀影评

# 《九龙城寨之围城》：文化传承的城中之城

城市是集体记忆和保护文化的重要媒介,当一个地区黄金时代的文化精髓和人文缩影汇聚于一个城中之城,那么这里必将带着历史的厚重承载风云的变幻。这里是九龙城寨,暴力、黑帮、恩怨的温床;家庭、邻里、社区的蛛网,香港的城中之城,一个会消失的地方,一个文化的传承之地,一个电影兴衰的见证者。

本文将从《九龙城寨之围城》这一电影出发探讨其所承载的香港电影文化与香港电影在九龙城寨这一独特场景中的艺术展现。

## 独特的空间与影像风格

丹尼尔·贝尔认为“城市不仅是个地方,也是一种精神状态”。九龙城寨在影片中被塑造为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空间,仿佛一个被遗忘在城市角落的独立王国。这种封闭性让城寨内部形成了独特的生态和规则,为电影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使其中发生的犯罪活动和人物恩怨更具戏剧张力,达成了空间叙事与电影美学的深度交织。

从空间生产维度考察,九龙城寨的高密度建筑形态具有显著自发性特征。1949年后大量难民涌入催生的非法自建行为,导致建筑间距压缩至极限,建筑覆盖率突破95%。这种空间异化现象在电影中通过俯视镜头与跟踪长镜头的交替运用得以强化,纵横交错的楼梯系统与悬空管线构成视觉符号矩阵,既映射底层群体的生存困境,也建构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叙事空间。

从空间美学层面观察,城寨呈现出后现代城市的原型特征。破败墙体与霓虹广告的视觉拼贴、裸露管线与晾衣绳索的材质碰撞,构成高科技与低生活的美学悖论。电影通过蓝绿主色调与局部暖光的色彩修辞,将空间异化转化为情感结构,使观众产生赛博朋克式的空间认知。巷道追逐场景

中,手持摄影创造的倾斜构图与特殊画幅比形成空间压迫感,物理迷宫由此转化为心理迷宫。正如雷姆·库哈斯所言,这种“拥挤文化”的极端呈现,实为当代都市空间的病理学标本。

## 人物与情感的承载之地

黑暗压抑的环境没有压垮九龙城寨中的人民,反而催生出高强度的邻里关系和紧密的社区联系。电影中展现了居民们彼此照应、互相帮助的场景,如老街坊围坐一起看喜剧,陈洛军被请吃叉烧饭等。这些市井生活场景不仅为情节发展提供背景支持,也为人物塑造增添了生动细节。九龙城寨不仅是社区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是黑帮人物命运的重要载体。

在影片的叙事逻辑中,与城寨立场一致的人物总是扮演积极角色,而外来闯入者或背叛者则代表邪恶与破坏,正如陈洛军、龙卷风等人与王九的对立。在塑造积极人物形象时,影片采用了融合漫画风格的夸张浪漫笔法,龙卷风这一角色更被赋予悲剧色彩。无论是武术展现还是人物塑造,都在快节奏叙事中得以完整呈现。这种悲剧性英雄主义的塑造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对城寨传承的理想追求发生在道义层面,而九龙城寨本身是完全



《九龙城寨之围城》海报

社会化的。龙卷风作为最高道德和伦理价值的守护者,其形象在银幕之外还隐含着对香港影坛的美好祝愿。

## 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九龙城寨之围城》通过复古而现实的画风,呈现了一个充满危险、暴力和英雄主义色彩的故事。影片以陈洛军和龙卷风之间的故事为核心,描绘了兄弟情谊、黑帮争斗和个人成长的历程。其中龙卷风托孤的段落颇具隐喻色彩,宛如古天乐作为香港电影人对后辈的寄语。若将九龙城寨比作香港影坛,便不难理解龙卷风为何以性命保护陈洛军——他代表了希望,代表着香港电影的未来。老一辈影人正在用他们的方式守护香港电影的文化与精神,不愿看到它在时代的浪潮中消逝。

九龙城寨空间与文化的独特性,不仅成为港人的集体记忆,更通过香港银幕的反复演绎,实现着本土文化与价值观的输出。“港味”潜藏于香港

电影的历史与身份建构中,驱动并参与着香港电影的历史进程。九龙城寨与其银幕形象共同建构了真实而残酷的“城寨”港味——黑色但不黑暗,温情但不矫饰,充满热血道义与人间真情。它不仅是视觉奇观,更是对香港历史脉络与社会肌理的深刻再现,承载着从殖民时期到现代的复杂变迁。九龙城寨从存在到毁灭再到影像永存的过程,与香港电影的发展交织共鸣,共同构筑了一座东方的“异托邦”——一个既属于温情社区,也属于暴力帮派的城中之城。

冯子轩(北京电影学院)

投稿邮箱:xindazhongying-ping@163.com



扫码获取  
《新大众影评》  
更多内容

# 左手和右手 ——琐议关于鲁迅、许广平的一则流言

□陈漱渝

“左手摸右手”,这是调侃中老年人夫妻感情日趋平淡的一句话。最近网上流传一则“故事”,题为《鲁迅晚年与许广平感情生变》,说鲁迅与许广平结合之后,不但失去了“师生恋”时的激情,而且“裂痕悄然而至”;不仅彼此感觉如同“左手摸右手”,而且“误解越积越深”,由于文化差异和“七年之痒”,鲁迅感受到了“一个丈夫在婚姻中找不到出口时的绝望”。其实,这完全是无中生有。

1955年,美国影星玛丽莲·梦露主演过一部影片《七年之痒》,意思是说夫妻结婚七年之后,就会产生一种情感危机——这可能与生理机制有关,也可能与外在环境变化有关。总之,初恋时期的新鲜感、神秘感和兴奋感可能减少,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引发的矛盾相对增多。这时夫妻相处的感受,可能不但变得平淡无奇,甚至产生出轨、婚变。

在我看来,所谓“七年之痒”“左手

摸右手”现象,确实存在,但并不是“铁律”。生理驱动完全可以升华为一种稳定的感情形态。张信哲唱过一首歌,叫《爱如潮水》。有些人的恋情退潮之后,只留下一道蜿蜒的水痕和一堆狼藉不堪的杂物;也有人能将爱的潮水变为醇酒,越陈越香,在静谧中诉说甘苦交织的往事。

鲁迅与许广平的家庭生活中出现过“七年之痒”吗?鲁迅的回答是没有。他在《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中写得很清楚:“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这首七言绝句作于1934年12月9日之夜。“十年携手”,是指1925年至1934年,他们开始通讯和相恋已整整十年。如果以同居生活来算,那就是1927年至1934年,整整七年!在这段岁月里,鲁迅“世事抑郁,时萦心怀,偶听佳音,辄加振奋”,这时和鲁迅分享喜悦的是许广平,和鲁迅“略尽其分忧、慰藉之忱”的

也是许广平。

凡刻意制造轰动效应的文字,总会援引一些似是而非的资料掩人耳目。该网文又说:“周海婴在晚年回忆录中写道:‘有时深夜醒来,我会看见父亲独自坐在书房里,对着窗外的夜色长长久地叹息。母亲则在卧室里辗转难眠。’”这位作者据此解释:“一代文豪鲁迅,那个以笔为刀剑,以文字为武器的战士,在自己的小家里,却陷入了无法言说的困境。”这纯属臆作解人,睁眼说瞎话。

鲁迅晚年因内忧外患,腹背受敌,心情常觉愤懑。据许广平忆述,有一次鲁迅半夜醉卧阳台,事后他向许广平解释:“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许广平说:“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

为了达到吸人眼球、博取流量的目的,这篇文章的作者除了曲解周海婴的回忆之外,竟然还伪造了一则许

广平日记:“有时真想找个人说说话,可看先生疲惫的样子,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作伪者是存心欺瞒,还可能触犯刑律。过分的“戏说”对一般读者可能会造成认知的混乱。

《诗经·邶风》中有一首《击鼓》,其中有四句是:“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原意是描写春秋时期将士之间的盟誓:无论是相聚还是离散,我都跟你信守承诺;我会紧握住你的手,跟你生死相守,后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语境演变,多用来象征不离不弃的承诺,特别是表达夫妻之间的坚贞爱情。巧合的是,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爱情是以执手始,又以执手终。这有许广平的诗文为证。

1925年,许广平以“平林”为笔名,写了一篇《风子是我的爱》,提供了她跟鲁迅初恋时的细节:许广平主动握住鲁迅的手,而鲁迅同时也报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并且,这一瞬间,许广平的“脉搏的跳荡”,正和鲁迅“呼呼

的声音相对”。于是,鲁迅说:“你战胜了。”(《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105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病危,许广平守护在旁,替他擦手心的汗时,他就紧握住许广平的手,“而且好几次如此”。然而许广平怕刺激到他,便装作不知道,自然地抽出手给他盖好被子。没有回握鲁迅的手,没有在死神的手里把鲁迅的宝贵生命夺回来,许广平日后常为此追悔。(许广平:《最后的一天》,同上书,第2卷,第371页。)

许广平是1968年去世的,在离开鲁迅的32年中,她历经艰辛,抚孤成人;她主持了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撰写了《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等回忆录,成为研究鲁迅的必读书。她的生命融入了鲁迅的生命,活在鲁迅永恒的事业当中。她与鲁迅不仅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更是“执子之手,与子不老”。

高铁如一道银梭,穿过赣南山岭的浓绿,载着我们向历史的深处疾驰。窗外的稻田和村庄飞快地往后退去,听到广播里说“下一站:赣州西”的时候,我的心跳突然快了起来。换乘汽车继续往北走,满眼都是青山绿树。

兴国,这片赣中南的红土地,是出了名的“红军县”“烈士县”“将军县”。一下车,我们就直奔将军纪念馆。馆里,一件件安静的文物,一张张珍贵的照片,无声地讲述着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破旧的军装、简陋的武器、字迹

模糊的家书……苏区时期,兴国有9.3万人参加红军,5万多人牺牲,走出了56位开国将军!

下午,来到红军长征的起点——于都。1934年10月的那个夜晚,中央红军8.6万多人从这里悄悄渡过于都河,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远征。不远处的渡口还停着几条木船,船上铺着木板,岸边的巨石上刻着“长征渡口”几个红字,静静诉说着90年前的故事。

瑞金,这座底蕴深厚的千年古县,如今高楼林立、道路宽阔,而革命旧址

有180多处。走在街上,“长征第一桥”“长征第一山”,庄严肃穆的红军烈士纪念馆……每一处遗迹都在无声讲述着那段滚烫的岁月。

来到叶坪革命旧址群,走进“一苏大”会址的祠堂,木梁低垂,光线昏暗。讲解员指着主席台一张磨得发亮的木桌说:“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我伸手轻轻摸了摸桌面,粗糙的木纹硌着手心,能感受到当年开天辟地的激情。墙角挂着一盏生锈的马灯,讲解员说,当年会议经常开到深夜,这

□雷建设

盏灯照亮过毛泽东起草《土地法》的身影。

走进“二苏大”景区,大礼堂主席台上方挂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横幅。走上礼堂二楼看台,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讲解员指着二楼最偏的角落:“那是旁听席,当年赤脚农民挤在纺车女工腿边,有的揣着皱巴巴的土地证,有的攥着刚领的布票,裤脚还沾着田埂的泥——就为听一句‘咱自己的政府要办啥’。”我凝视着主席台——后面的墙上挂着马克

思和列宁的画像,台上有几尊蜡像,再现了当年开会的场景,其中伟人正站在那里激昂地讲话,我仿佛听到他带着湖南口音的话语在屋顶回荡:“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千万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

走出礼堂,夕阳给屋顶镀上了金色。我忽然明白,“伟力之源”从未枯竭,它从瑞金泥土喷薄而出,流过延安窑洞的灯火,汇入天安门城楼的宣言,终在新时代的脉搏里奔涌不息。

## 新诗台

## 在南方， 雪是冬天的高配

□周敏

没有雪的冬天,仍不改冬的属性  
比如冷,比如雨,比如昼短夜长  
比如夜长梦多

在瑟瑟发抖的冬天  
我们不得不配上,棉袄和大衣  
暖气和火炉,配上热气腾腾的火锅  
配上酒徒无比热爱的白酒

作为冬天的标配,自然还要配上  
万物之萧条,群山之静默  
田野之荒芜,天空之灰蒙  
等这些必配之象全部到位,就差一场雪

雪是冬天的高配,在我们南方  
它是最大的奢侈品,偶尔撒下一点点

在山头,在池塘,在屋顶,似乎有迹可循  
却又无证可取



爱晚亭(纸本设色) □宋文治